

戲迷傳

時
慧
寶
題

劇
劇
旬
刊

第
二
年

劉

菊

律

主

編

慧寶在虹雲閣中



每
冊
二
角
分

上海戲報社發行

國立北平圖書館藏

程硯秋與女硯秋

- 1 程硯秋之本來面目
- 2 3 4 爲程硯秋之化妝三部曲
- 5 侯玉蘭之遊園驚夢
- 6 侯之春香鬧學
- 7 侯對鏡理裝



言菊朋平議

鄭·過·宜·

言菊朋者番隸滬演二十餘天，此二十餘天之中，無夕不售滿座，盛況空前，為近十年內任何老生所不能及，菊部自梅蘭芳崛起，歌台風會為之一變，老生能拔軼自成一軍者，余叔岩言菊朋而外，獨高慶奎馬連良及譚富英數人而已，至奚嘯伯李盛藻輩，今日雖挑班自演大軸，然祇是附庸小國，不足與晉楚爭繁盤之役也，而富英之獲懸頭牌，是四五年內事，即菊朋獨當一面，亦不過十年以上，老生仰心低首於旦角，由來已久，茲觀菊朋售座之盛，在菊朋固可一平鬱塞牢愁之氣，而藉此以振起老生人材，俾挽回風會，自斯老生乃得與旦角連鑣齊驅，雁列並行，詎尤非梨園極好氣象，區區菊朋一人之得失榮辱，固不值置之齒頰也，惟聽菊朋之戲者，於菊朋之噪音，每難壓所望，而又見其叫座之

強，輒不免於其藝術有所滋惑，於是評劇者遂利用聽者之疑，鼓其如簧之口，任愛憎以為毀譽，低昂軒輊，隨意所適，益使人茫然無所折衷，月旦俗工，不能如衡之平，徒恃以作攻訐賞諛之具，竊實恥之，因撰「言菊朋平議」一文，冀矯其失，雖所言未必盡當，特期於是非之明，語皆有據，庶幾異於紛紜之口，妄逞胸臆者耳。

今之詆訾菊朋者，曰，其腔怪也，而心折菊朋者，曰，其字正也，夫菊朋腔之怪與字之正，人已習聞而備悉。拾人唾餘，重複伸言，以資談助，亦見其腹儉而無真知灼見矣，凡事不肯切實尋溯根源，概以人云亦云，安能有補於藝術哉，茲就此兩端，分析述之於次。

(一)菊朋之腔 菊朋票友下海者，票友下海，俗諺謂之半

路出家，凡半路出家者，類失幼工，根基每不堅實，故評劇者往往譏菊朋之身段不如連良漂亮動人，以菊朋視連良，固有底子厚薄之差，然以連良之飄浮輕佻為美觀，則吾甯取菊朋之古拙奇樸，蓋拙樸誠難起看，而浮佻尤為惡習也，此猶指身上而言耳，至於唱腔，惟菊朋為票友下海，是以能於玩票時期，獲多所觀摩借鑑，矧其學譚之刻意攻苦，內行之中，專心致志如此之比者，獨叔岩為能然，外行若王又宸貴俊卿，胥淺嘗即止，於譚氏門牆猶未知坐落方向所在，遑論堂室壺奧，連良富英雖亦源於叫天，而以年齡計之，於譚氏之劇必未經寓目，就使獲見老譚，而舞勺舞象之年，何所知識，亦屬無濟，綜上以言，今日而談譚派，舍叔岩即及菊朋，他皆不足以當此，毋容異議也，或曰，如子之言，以連良富英未嘗親見老譚，故不許與菊朋並論，固矣，又擬又宸俊卿而進菊朋何也，曰，又宸俊卿以票友下海，並皆宗譚，而

又各擅一時令譽，一切皆與菊朋相似，然功力淺深，仍迥然不侔，又宸噪清越流暢，聆之亦彌悅耳，腔實平淡而乏神韻，無論於譚略無所得，即一二極盡仿摹之處，亦庸靡不着邊際。且字眼尤非所留意，紕繆至於不勝指摘，俊卿技視又宸約略等埒，噪音猶勿及又宸遠甚，是又出又宸下矣，菊朋字眼之正確，既為世所習知矣，腔或不盡與譚一一皆合，然譚之所長，幾乎全擅而有之，自創言腔，間傷纖巧，而有譚調以作基礎，異於中無所蓄，管窺蠡測者，學譚而不似譚，不足深病，如又宸則枵腹者也，故又宸不得抗衡菊朋也。或者又曰，子之意，殆以當代惟叔岩乃能與菊朋一較短長也，其說可得聞乎，曰其詳則不暇縷述，設就大體立言，是二人皆學譚深有心得者，菊朋致力之勤，不下叔岩，顧菊朋幼工既失，此點固視叔岩彌遜，而菊朋之專志於字音，亦使叔岩歛服，截短取長，各相當也，菊朋無佳噪，叔岩亦無佳噪，菊朋因無佳噪，故有言調之發明，叔岩亦因無佳噪，婉折亢墜，難

冀一一於譚合符不爽，故變易舊章，自樹余派，明是余而非譚也，今之談者，惟以菊朋不盡似譚，督責頻繁，而不一及於叔岩，衡情度理，殊失公允，惟叔岩之改譚腔，妙在不着跡象，聆者每易忽之，又改而仍在譚氏面目，規模純正，此叔岩之長也，至菊朋則筋骨盡露，且雕琢做作，既非大方氣派，而有時以欠自然而流入纖巧，此菊朋之失也，但不

可以遑斷余言二人造詣之高下，蓋菊朋天賦缺憾，端在嗓音略無清剛蒼勁之致，即叔岩歌喉之劣，較之猶相勝不可道里以計，而此之缺憾，人工不足彌縫，是菊朋之不能與叔岩雁列，誠屬事實，而其用心攻苦，則倍於叔岩矣，雖然：菊朋實非叔岩之儔，以上所言，取唱腔摹譚之時候一節而言耳，至叔岩扮相之都雅，身上之邊式，胥菊朋不克望見項背，根本不是學譚材具，吃虧初不

，故余言雖可並提，而言終居余下也。

(二)菊朋之字 菊朋嘴裏鍛鍊功深，雖毀之至甚者，不得舉此相非，此處似不必重贅複述，惟吾見評者有謂言腔之所以奇特，是咬字太過而致，斯不可不辨，菊朋嗓音之清剛蒼勁之致，上已言及，此種嗓音，於老旦或猶相近，老生殊非所宜，澈底而論

在於調門高矮，菊朋之創新腔，湊合其嗓耳。用意與程硯秋同，豈繫於咬字與否。噫，菊朋而獲譚小培之噪，(小培之噪，於叫天最似，)以彼所造，除靠把武工而外，正不難與叔岩馳騁上下、天實厄之，使至於此，談者不深究其藝，徒襲陳言，以言之新腔，為唯一攻訐利器，既失忠厚之道，且亦所謂「不揣其本而齊其末」矣。

刺虎

·一之圖冠鐵部全·

庸·孟·

全部鐵冠圖，為清初八大傳奇之一，亦為崑戲班中，最激昂慷慨之作，崑班有忠烈圖，為伍子胥之故事，鐵冠圖演明祚覆亡之慘劇，走筆至此，不禁擱筆三嘆，鐵冠圖計分「拜懇」「點將」「對刀」「步戰」「別母」「亂箭」「守門」「殺監」「撞鐘」「煤山」「刺虎」等十數齣，每齣均有其獨立精神，故崑腔班中，演者皆就其所飾以習之，不若皮黃之濫也。

對刀步戰之時，有一枝虎李固者，與周遇吉步戰之際，為周所傷，當渠交戰之際，紫黑靠大額子，狐狸尾翎子，有如定軍山之夏侯淵，惟臉譜則非是，北地崑班演此等劇時甚少，皮黃自余叔岩以後，未有演此劇者，余叔岩當年演此，以錢金福起李固，氣象萬千，錢故

以後，未能有演之者，劉連榮固嘗飾此角，惜非對刀步戰之李固，而為刺虎之虎，雖為一人，然慄悍猛鷲，相處不可以道里計矣，刺虎之虎，臉譜為黑白三塊瓦式，舊時崑班，拘若鮑陽樓之高登、惟額間無虛紋而已，劉連榮之一枝虎，眉與眼窩，向上勾起，鼻窩圓形，亦如張飛之鼻部，頗覺美觀，其表示李固之不得善終，僅腦門之一絲紅線而已。

徐凌雲先生言，李固應名李過，其實參諸野史，過實固也，惟音叶過而已，徐先生所拘之李固臉譜，額間拘一紅虎字，為其他拘李固者所無，惟余竊以為然，蓋李為闖之勇將，有虎之譽，拘虎所以狀其勇，拘紅所以寓其死，意義殊覺深刻，非普通伶人所能見及也。

行將來滬

宋德珠

之藝術檢討

黃潔萍

德珠來滬獻藝之訊，醞釀已久，當去歲禦霜受聘黃金率秋聲社全體南下時，盛傳德珠即有隨之同來之說，因之事前一般愛護德珠者於平滬戲刊中無不揄揚備至，極爲宣傳，而若干平津旅滬同鄉，以及海上嗜曲迷士，莫不欣望其成，瞻賞爲快，無如事成泡影，不無令人增悵，茲黃金當局，約宋來滬之旨決矣，行將見其玉影澆止，名噪春申，德珠有此壯行，不謂不揚眉吐氣，而與「小小翠花」之毛世來、相應媲美也，戲校創辦至今，已屆七載，造就之人才爲數實多。現已卒業者，若關德成，傅德威，洪德佑，蕭德寅，趙德鈺，趙德助，李德彬，王德昆，佟德新，趙金蓉，候玉蘭，殷金振，以及德珠等，不下二十

餘人，皆爲戲校七載中，造就成功者，且均爲戲校中之傑材，若德珠，尤其拔萃者，德珠不僅以武旦爲本工，而且花旦戲，刀馬戲，無不勝擅，原是戲校初創之際，人材鮮乏，習花旦者，祇鄧德芹，曹和雯二人耳，然皆資質平庸，德珠天賦獨厚，聰穎逾人，固是校方畀倚殊殷，德珠所能亦夥，其能譽滿都門，良亦時勢所造成也今德珠與金蓉已各挑大樑，出演舊都，而玉蘭亦在平先榜嘯伯，再隨菊朋來滬，此情此景，皆足爲其母校增榮匪淺，至個人間之進展，尤多可期。

至於德珠之藝事，茲以其扮相，唱唸，作打，武功諸項，略剖言之，德珠扮相豔麗嫵媚，身材嫵娜，其演劇，若蹀躞不覺其高，不蹀躞亦不顯其矮，所謂修長適度，較毛世來演戲非上躡不足補襯其個兒，不稱其美者，固有過之，德珠演花旦戲，眉宇間頗具嫵媚，一雙眸子神似慧生，

其嗓音略嫌細仄，不甚圓潤，然歌來尚嬌柔可聽，至唸白亦清脆悅耳，不過德珠之唸白時用大嗓，若得意緣，十三妹，宣化府，大名府：：等，率多以本嗓出之，此則爲其本錢之不足，力有不勝之故，是以取法翠花耳，其表情，無論何劇均能體貼入微，若宛城思春之春情蕩意，十三妹之俠骨柔腸，得意緣之溫柔纏綿，宣化府之妖冶溢表，咸能抓着劇中人之心理，體會入勝，方之毛五，實未多讓，其武功，乃其本行，武打之嚴實，出手之穩練，勝於閻世善實多，惟蹀躞翻跌之軟功，則略遜世善一籌，德珠之武旦戲，所擅至夥，最佳者，若取金陵，奪太倉，攻潼關，無底洞，金山寺，百草山，演火棍，打韓昌等，戲校一向列爲大軸子戲，每與張德治(已歿)何德亮等，演打出手，巧妙絕倫，花樣翻新，時或更佐以傅德威爲配，若德威與飾百草山之孔宣，金山寺之伽藍，水晶宮之二郎神，竹林計之余洪，戰金山之兀朮，五花洞之法官等，開打緊湊，益臻精彩，尤以青石山一劇，二人之對刀，旂鼓相當，火熾異常，青石山爲德珠之處女作，其首次登台，即以是劇作先聲也，餘若與陸德忠合演之綠牡丹，(即酸棗嶺，刺巴杰，巴略和，富社若貼綠牡丹乃以嘉興府爲主，)宣化府，東昌府，陷空山，以及泗州城，蟠桃會，搖錢樹等，與何德亮配演之乾元山，皆受觀衆歡迎之至。

德珠之刀馬旦戲，亦屬不惡，若穆柯寨，穆天王，破洪州，馬上緣，英杰烈，湘江會，樊江關，雁門關，虹霓關，扈家莊等，唱唸作打，俱有是處，尤以扈家莊之扈三娘，有聲有色，歌舞咸佳，較之世善，又有過之，聞德珠脫離戲校時，即以是劇作最後之表演也。

德珠之硬性花旦戲，有花田錯，前部玉堂春，及前已述及之得意緣等戲，軟性花旦戲，有胭脂虎，打花鼓，小放牛，及四進士(萬氏)等，皆能應付裕如，(前見有人云其曩嘗演下河南一說，恐不確，蓋戲校乃以此劇授之

王玉芹演唱也，德珠演者，第末之見，前者戲校為其與王金璐二人排演之平陽公主一劇，尤為德珠得意傑作，此劇每一貼演，無不滿意，視秋愛其才，並曾為之排演玉獅墜，嗣又排演霸王別姬，（德珠排別姬時，值趙金蓉病瘵，故戲校又重為其排演之），德珠為該校當局器重若是，良

由其藝非凡，號召極力，惟德珠能演玉獅墜，無非觀其演劇之性格，適合此劇之身分耳，玉霜遂擇玉獅墜以授之，亦寓試驗性耳，有人見德珠能演玉霜之玉獅墜，以為其戲路已兼跨程派，實則謬矣，不惟德珠之戲路絕非可能，而視秋之私房戲吾意除其玉獅墜，陳麗卿二劇外，何嘗另有第

三劇以資德珠揣摩，遑論其舊有之老戲耶，實言之，德珠除以武戲為根基外，固亦應以慧生為歸依，觀之其扮相，唱作，皆能應合荀派之所需，荀派戲德珠已習就者，有盤絲洞，英杰烈等，咸具慧生之作風，若慧生之棋盤山，苟灌娘等，德珠若能學之，極為相宜，至小雲之戲路，德珠亦

可跨之，小雲之劉金定，桃花陣，以及秦良玉等，亦均合德珠之性格，惜尚未荷小雲之傳授耳，吾意凡文武兼有之劇，德珠皆可趨就之，聞王瑤卿已曾為其授得金猛關，及忠烈鴛鴦之劇，尤屬至美絕善之劇，德珠公演之日，必可轟動也。

皮黃之聲韻與腔

劉菊禪

(三)

上聲，撮口呼，(心)乃西音切，陰平聲，齊齒呼，(怕)拍詐切，陰去聲，開口呼，(轉)立宛切，上聲，撮口呼，(自)賊寺切，

我國方言，太為複雜，不說唱戲，就以談話而論，兩廣福建的方言，非但北方人不懂，就是江浙兩省的人，也未必完全了解，平劇唱唸，用的是中州韻，兼漢音，所以除了北平及兩湖的人學此，比較稍為接近以外，別省的人，都不大容易的，對於上期所說的「捉放曹」中（聽他言）一段西皮慢板而論，有許多字，江浙兩省的人，很困難的，(言)字，乃移年切，陽平聲，撮口呼，唱腔尾音，須放出，而江浙兩省人，多數念成(亦離)切尾音，成齊齒呼，無論唱唸尾音，決不能放出，(我)字乃叶俄切，

陽平聲，齊齒呼，(作)則惡切，陰入聲，齊齒呼，(先)西烟切，陰平聲，齊齒呼，(寬)枯剋切，陰平聲，開口呼，(洪)何用切，陽平聲，開口呼，(來)勒索切，陽去聲，撮口呼，(賊)慈核切，陽入，齊齒呼，(個)叶哥切，音去聲，開口呼，(家)肌了切，陰平聲，開口呼，(馬)每那切，上聲，撮口呼，(炎)結押切，陰入聲，撮口呼，(花)呼哇切，陰平聲，開口呼，(水)史委切，上聲，撮口呼，(戀)律院切，陽去聲，撮口呼，以上諸字，江浙兩省人，須特別注意。(用法唱腔請參考本刊第一二期)

德珠現既以武旦底子挑班，對於文戲方面，亟須多學才是，單齣武戲既不足以號召，當必另以花旦之軟性戲以充實之，德珠現在北平常演者，有打漁殺家，亦聞學得坐宮，其實若玉玲瓏，秦淮河，鴻鸞禧，拾玉鐲，掃地掛畫，文章會，貴妃醉酒等，凡此諸劇，倘能一一學得之，咸屬適當得宜之絕好佳劇也。

德珠成名之時，乃在民廿四後，其藝事之進展，當亦在此時，以前所觀其劇，則無甚好感，無好感者亦即其藝之不佳也，此與毛世來適足相反，世來初在科時，頭角雖未嶄露，然其幼小所演之閨門旦戲，嬌小玲瓏，彌足可愛，較年長時聽聽確優勝之，此文了草成篇，意有未盡，容再補綴以供讀者。



上場鑼鼓(上)

上場鑼鼓，或稱打上，其實打上鑼鼓中專門名稱之一種，不足以稱全體也，因顏其名曰上場鑼鼓，似較切洽，上場鑼鼓，大別之可分二類：曰唱上，曰念上，唱上之鼓點有九，曰長鑼，曰奪頭，曰大鑼閃鑼，曰小鑼抽頭，曰小鑼帽兒頭，曰撞金鐘，曰紐絲，曰急急風，變紐絲，曰亂鑼變紐絲，(急急風亂鑼不能開唱，故須變其鼓點，)念上之鼓點有四，曰大鑼打上，曰小鑼打上，曰四擊頭打上，曰回頭打上，其餘若陰鑼、亂鑼、絲邊、急急風、衝頭、水底魚等，雖有打上，以與唱念無關，列為附錄焉，雖然，記述上場鑼鼓，豈易言哉，記述單純之鑼鼓，記其鼓點，明其應用，能事盡矣，此固可循其途轍，按圖而索也，記述上場之鑼鼓，雖腹笥寬博者，窮思冥索，且有遺漏之虞，况予譚陋，何能免其珠遺，所望吾輩尚頌，惠

而好我，匡其不逮，則幸甚焉。茲請述上場鑼鼓之梗概。

唱上

(一)長鑼

長鑼分快慢二種，快長鑼，西皮流水屬之，其鼓點為緊打慢唱，舉例如次

西皮流水

哭靈牌，(劉備)孫仲謀與孤王結下仇寇……

此段劇詞凡四句，純唱散板，凡緊打慢唱者，雖名曰流水板，而散板亦得唱之，固不盡限於流水也。

魚腸劍，(伍員)一匹馬單槍棄楚漢……

此段劇詞亦四句，第一句唱散板，下接流水。

慢長鑼，慢板屬之，其鼓點尺寸，未嘗或異也，惟慢長鑼上場，即唱元板，以先唱開台倒板為多者，然未獲多觀，茲舉例如次。

西皮慢板

戰北原，(孔明)自幼兒，在南陽，習學八卦……

二黃慢板(用鈸代鑼)

七星燈，(孔明)為國家，把我的心，心血用盡。

西皮元板

五家坡，(薛平貴)開台倒板，一馬離了西涼界，(以下接

元板)，不由人，一陣陣淚酒胸懷……

魚腸劍，(姬光)逕唱元板，列國、紛紛、刀兵起……

(按此劇有念引子者，則不用長鑼，而用回頭矣。)

二黃元板

黃金台，(田單)開台倒板，聽離樓，打四更，玉兔東上，(回龍)，為國家，秉忠心，晝夜奔忙，(以下接元板)西涼國，欠三載，未把貢上……

雙獅圖，(徐策)逕唱元板，朝罷了，聖天子，轉回府門……

開台倒板而唱元板上場者，惟西皮有之，二黃必接回龍，但回龍必開回頭，雖下接長鑼，開唱元板，然其上場固回頭也，似不能謂為長鑼上場，惟無例可援，姑以此聊備一格，又上場逕唱元板者，惟二黃有之，西皮亦不獲多觀，搜盡枯腸，惟魚腸劍姬光列國一段，聊堪充數云。

二六

斬黃袍，(趙匡胤)孤王酒醉桃花宮……

二六唱上，雖有斬黃袍可舉，然在鬚生也絕鮮。

(二)奪頭

奪頭分大鑼奪頭，小鑼奪頭二種，大鑼奪頭，上場者亦絕少，惟大鑼代鑼者常有之，小鑼奪頭，不乏其例，茲並舉之。

大鑼奪頭(用鈸代鑼)

洪羊洞，(楊延昭)我楊家，投宋主，心血用盡……

慢板)桑園寄子，(鄧伯道)走青山，望白雲，(鄧元鄧芳接唱)，家鄉何在……

小鑼奪頭

狀元譜，(陳伯忠)我二老，前世裏，未曾了願……

羣英會，(孔明)小周郎，令魯肅，巡檢坐守……

(三)大鑼閃鑼

探母，(楊延輝)在頭上摘下胡地冠……

(四)小鑼抽頭

打嚴嵩，(鄒應龍)急急走來急急行……

(五)小鑼帽兒頭

上天台，(漢光武)金鐘響，玉罄鳴，王登龍廷……

慢板)

打金枝，(唐肅宗)金烏，東升玉兔墜……

(六)撞金鐘

文昭關，(伍員)伍員馬上怒氣

沖……。(西皮散板)
二進宮，(徐延昭)嘆罷皇靈進
昭陽……。(二黃散板)。
(七)紐絲
罵曹，(彌衡)適纜與賊一席話
……。(西皮搖板)。

問樵，(范仲禹)山前山後俱找
到……。(二黃搖板)。
(八)急急風(變紐絲)
九更天，(馬義)見此情不由我
肝腸痛斷……。(二黃搖板)。
(九)亂鎗(變紐絲)

打漁殺家，(蕭恩)惱恨那呂子
秋為官不正……。(西皮搖板)
急急風亂鎗均不能開唱，故
來一交代，而變紐絲。
勘誤：上朝拙作點子通論第

二段，(喋喋)兒兒兒)上，
小鑼二字贅，應刪，又喋喋
係噓噓之誤，又末段孔明觀
圖定計下，遺(次場)司馬懿
過場)七字，合併更正。

目前的旦角問題

跑龍套

四大名旦的繼起人物

旦角的形勢

旦角的形勢，在歷史的相因，余梅兩派沿流下來的，自然在古樸社會裏，角兒們遠不懂得標榜藝術，說不上派，可是私淑却不能禁止，雖然在那時的旦角，有少許的名優，如朱幼芬，時小福，梅朵仙，路玉珊等，可是來龍去脈，却離不了梅余二派，到了後來的陳德霖，王瑤青却直接接受了余紫雲與梅巧玲的洗禮，雖然陳是三慶的弟子，而王是楊朵仙的東林，而根基仍是余梅二家。到了四大名旦的時候，在新的轉變下面，梅程似乎是另成一派，而梅的唱腔，仍在規矩以內，如果聽過路玉珊的，便可以知道，梅的來歷，與程腔的依歸，至如尚小雲荀慧生，都具備特殊的風格，雖然都有根據，但起程來，他似乎感到沒落的悲哀，我們對於旦角的今後形勢，應該注意的，是已經可以為法，而我們正歡喜為法的人們，加以分晰，這是對於旦行中，很值得貢獻的工作，所以我們先論派別。

程向三派了，這三派除掉蘭芳以下的，因為雖然硯秋已經是程派了，程硯秋却是應該在王瑤卿以下的，因為雖然硯秋已經是程派了，硯秋是個天賦，很濃厚的，有百分之四十五而已，尚小雲的成熟，程是折着他的天賦，不過是百分之四十五而已，尚小雲的成熟，程因為上述的緣故，青衣是百分之五十五，他的唱，也有着小雲的成熟，程認似乎折着他的天賦，不過是百分之四十五而已，尚小雲的成熟，程

於晚華一路去了，雖然晚華，也唱唱花旦，可是他的新戲：完全以青衣為主的，老戲中的「戲鳳」「醉酒」他也演，這便是抄襲余紫雲路三寶的作風，拿青衣的正工，去應花旦的行當，假使真正必須以花旦姿態出演的，像皖城的鄒氏，翠屏山的潘巧雲，晚華為甚麼不唱，便是他本工是青衣，而應工花旦，並不是專工花旦的角兒罷了。其次程硯秋呢，也是青衣本工，而不兼應花旦行當的，雖然從前，也演過玉蝴蝶孔雀屏這一類，花旦色彩，很濃厚的戲，可是並不見得好，我們由荒山淚，青霜劍之所以鳴，便知道程硯秋形勢了，其次再說到荀慧生，他是和晚華硯秋，純粹相反的，簡直是以花旦，而應青衣，而青衣戲，並不勝任愉快。由於以上的四大名旦的形勢，而說到今日學旦者的派別，自然以梅居多，程次之，尚次之，荀之所以又次者，是梅程尚可學，而荀之派別，所由成名之所由點，能以天賦與人力，今之學者，天賦之為何，即其自然之柔媚，人力之謂何，花旦之幼工耳，學者不俱備此二者，皮毛且不可得，遑論登堂入室哉，梅程尚三人竟有梅程尚三派之人物，而將來成就如何，當然又是一個問題。

旦的形勢與派別，上文已經很詳細的說過，可是以後的旦角作風，應該如何，也是最重要的問題，如果按着四大名旦的步伐前進，是不容易得名的，如果另外去別開蹊徑，也不容易能夠立立的旦角，本來想別開蹊徑的去唱戲，可是為了利害關係，名譽關係不敢如此，給人附庸的，本身且沒有自主權，那裏能夠說得上，另外去尋發展，有這兩種情形，且行的發展，是不容易的了，由這而連帶及於以後的人材問題，陳麗芳，陳盛蓀等，都感到沒落的悲哀，說不上將來如何了。

舊時梨園風光

外國人看戲加倍 叫堂差蓋碗茶 坐樓無電 香煙 亮時 賤抄

許黑珍

全園共有兩步扶梯，在樓梯口，也坐着望清，牆上貼着一張紅紙，有步步高陞四個字，上得樓來，在這座方型園子裏，三面全是包廂，第一排座位，叫做月樓，月樓後面，兩排桌椅，那個所在，就是天台，天台再後便

是一排包廂，東西兩間的包廂，視線比較佔優勢，每一間包廂，編着一個號碼，共有上下兩排椅子的座位，在這兩排之間。還留着的一條統長的位子，專給跟來的僕從看的，包廂之顧客，公館幫與洋行界佔多數，價目比正廳略貴一兩毛錢，在上場門下場門上面，有兩間包廂，座位只有一排，叫做東西花樓，西花樓在上場

門一邊，差不多自己人，（伶人家屬）坐着看的日子多，東花樓每逢星期六日，也有人定，上海人坐花樓，叫做看戲屁股，還是東花樓，比較可以多看到些這兩間花樓，距離戲台頗近，因此東花樓便有人利用來做臨時無線電台，凡青樓倌人，公館姨太太，在進行追求角兒之開始，眉目傳情，不易被人窺破，角兒由出將上場，打入相下場，由台口向後轉，正和東花樓上打一個照面，近水樓台，再便利再切近沒有，許多桃色艷聞，由此製造出來的倒也不少。

客幫或者錢莊上的老司務，以及公館裏的男聽差，如果逢着主人定座，只要水牌上有台銜，九點敲過，憑着手提蓋某某號或某府的燈籠，可以當着一張派司進去看戲，如果主人定的是包廂，包廂裏自有僕人的座位，定的是正廳位子，那末到起碼裏看，完了戲點上燈籠，候在門口，保駕回府。

舊式的茶園，有一件不平等的待遇，碰着洋人看戲，例須加倍，外國人進中國戲館看戲，既不多佔一只座位，又不須園子裏格外的服務，加倍取資，真是令人莫明其妙，看客叫堂差，倌人吃的茶碗，有特別的符號，綠色的瓜楞有托的蓋碗，使人一望而知是一個妓女，戲資由大少惠加倍的鈔，園子裏的茶役，拿了局票去叫堂差，到明天可以向堂子裏寫明出局加倍，也有理由，因為看客叫局，多一層麻煩，倌人所乘的轎子，既要停放在園外的院子裏，倌人還帶一個跟局的院裝水烟，龜奴又不時出進來轉堂差，其實戲園裏叫局的看客，差不多全是洋盤大少，碰着紅倌人出局，席未坐暖，一齣戲尚未看完，相幫拿了整齣的局票，在包廂門口，大聲喊阿金姐，王東尚仁，陸清河坊，有天有天，

備忘錄

戲迷

劉寶全大鼓的「寧武關」搬上銀幕後，接着言慧珠，言少朋的「三娘教子」亦搬上了銀幕，代價都在一千元以上，相信今後梅蘭芳出演上海的座價是三元，程硯秋是三元五角，馬連良是二元八角半，譚富英二元，章遏雲二元，黃桂秋一元半，毛世來一元半，言菊朋是二元，從前我們覺得蘭芳售三元，似乎太貴，而今與其他名伶相較，非但不能說他貴，反而是公道。

蘭芳演劇，於其臨別紀念最後三天中，座價必較昂於平日，上次在大上海戲院演出，最後三天售四元，較平日高一元。

那邊廂接一雙下句，說道，阿水根點燈籠，一花一葉，道聲宴歇請過來，拍拍屁股就走，大少爺既屈又冤，現在我附帶來解釋有天兩字，客人局票後面添上幾個圈，意思是急速就來，後添被烏龜讀別了，念作有天。

最令人惹厭，是一班茶役，利用好戲上場的時候，向看客索取手巾小賬，慷慨的看客，為免除麻煩計，便多給幾文，要是稍為經濟些，看客少給幾文，茶役便爭多論少，妨礙視聽，令人髮指，收過小賬，還有一莊討厭事在後頭，舊式茶園的手巾，是由人承包的，付相當的押櫃，收過錢以後，茶役頭帶領幾個茶役，把品海香烟壳子翻轉來，拿着一支筆，窮形極相，嘖嘖喳喳，一五一十的點人數。（未完）

蓀蓀室劇話

張肖儉

·白文奎·姜妙香·王琴儂·

白文奎在遜清光緒年間，係天津戲院中賣水菓出身，後習鬚生體肥胖，膚白皙，唱安工派鬚生，在津薄負微名，其為歌宗二奎。寬洪而無韻味，初搭滬上大舞台，地位頗崇，而能戲不多，台下人緣欠佳，遂鬱鬱久居，脫離大舞台後，一度入中舞台，有時竟降串丑角，王又宸之奇冤報，而由文奎飾張別古，有時李百歲之戲迷傳，彼亦充一配角，即其在大舞台時所能唱之戲，亦屏而勿演。未歲輟唱，病歿時，景况殊蕭條，乃由江子誠先生等為竣其後事，據某君告悉，文奎貌似愚拙而性實刁刻，常輕視同行，該時中舞台旦角張展雲者，演虹霓關，因配角略有微疵，文奎在後台以冷語譏刺展雲，語甚刻薄，展雲為之飲泣不作一語，蓋未敢與老萊爭也，又聞人言，文奎歌喉本佳，而頻年傷於女色，

且常聆其與時慧寶合唱硃砂痣，配以賈洪林謝寶雲，尤覺花團錦簇矣，其盛名時，每一度曲，有李長吉所謂飛上九天歌一曲之概，後患咯血症，絕跡歌場者若干年，始改唱小生焉，其小生戲為今人所習知，茲不贅。

姜妙香係田寶琳弟子，在民三年間，在舊都文明茶園猶唱青衣，少時美豐姿，儼然大家閨秀，歌音頗高，清激動人，最工玉堂春別宮祭江彩樓祭塔落花園五花洞戰蒲關諸劇，恩纏舊都時，

籍浙江之山陰，久居北平，幼從田寶琳習青衣，歌音極佳，高低寬狹一任其意，發音清激處頗神似陳德霖，德霖原與琴儂世交，審其歌曲，無始暢終懈之弊，足以繼其嗣響，且能專以唱工見重

王琴儂名文鶴，字桐君。原籍浙江之山陰，久居北平，幼從田寶琳習青衣，歌音極佳，高低寬狹一任其意，發音清激處頗神似陳德霖，德霖原與琴儂世交，審其歌曲，無始暢終懈之弊，足以繼其嗣響，且能專以唱工見重

於人而不藉姿色者，故蓋山其青衣重戲以授王琴儂，如二進宮武昭關孝義節戰蒲關，皆能得德霖之神髓者也，於此可知琴儂青衣之價值矣，琴儂又以四面觀音中之喜目蓮一劇著，有時飾探母中蕭后，有時飾四夫人，皆絕俗，惟琴儂雖得德霖三昧，而不常登台，則以其生活裕如之故耳，琴儂善繪事，尤工畫蝶，家居酷嗜花木，文士喜近之，體肥碩登台得雍容華貴之氣，德霖以外，青衣正宗之第一人也。



● 特價六角 ●

二版出書

名教授劉菊禪先生瀝盡心血始克告成之名著

數百年來梨園第一部文獻

擷譚梅兩派 集工尺鑼鼓有之精華！ 之大成！
名票 戲迷 手此 無師 必備 必讀 一卷 自通

身段 扮相 音韻 行頭 介口 上下場
海評 諸家 劇致 推上 評家 致推

·戲報社發行·
梅白格路祥康里八十一號

黑老劇談

白門樓

陳宮焚 馬後炮 呂溫侯 沒有種 張遠不 足為訓

許黑珍

白門樓的故事，看過這齣戲

的朋友 大概總知道這段歷史，我因為對這齣戲，有一些的感想，所以不得不先把戲情略說一番，幸讀者勿以炒他人之冷飯看待，三國戲翻一翻演義看看，一覽無餘，聽一回黃兆麟的評話，繪聲繪色，劇評把三國戲平鋪直敘的却覺枯燥，但是我對於戲的藝術方面，以及個人的管見，同時相提並論，所以非將事實略為說上幾句。

呂布一世的英名，盡人皆知，濮陽城奪小沛，何等威風凜凜，可是英雄難逃美人關，色字頭上一把刀，一條性命，歸根結底斷送在貂蟬身上，起初陳宮力諫

，說貂蟬是裏應外合，偏偏他沉於酒色，楞往連環圈套裏鑽，把陳宮的話，當作耳邊風，既然身遭曹將所擒，而且這個時候，也覺悟了，把貂蟬辱罵一番，那末進得帳去，落得寫寫意慷慨就死，又何必存着忍辱偷生的念頭，向曹操屈膝苦求，曹操倒有收留之意，經不起旁邊坐着小刁碼子劉備，一記冷拳打落水狗，呂奉先的七斤半，就此喬遷。

張遼起初倒也有不撓不屈的精神，闖宮報驚，何等的忠勇，就是被擒以後，先倒倔強不降，後來半路上失節，降順曹操，不足為訓，惟有陳宮最膿包，但是後人很崇拜他的忠義，曹操被他的衙役拿獲，上得堂來，就幾句牛皮，說得天花亂墜，嚇得他棄却縣令，立刻向前開步走，到了陳留郡，眼見曹操殺人不怕血腥氣，方知他是個奸雄之輩，在旅店先想將他一劍結果，怕連累店家是假的，沒有勇氣倒是真的，讀書人只會動筆尖，不會動傢伙，題詩發發牢騷罷了，後來曹操領兵困徐州，正往宮中奏本，剛

剛呂布酒醉，想闖進去報驚，被小太監一句「陳公台你難道不要腦袋麼」，登時駭得打回票向衙轉；待擒入曹營，曹操還念昔日之恩，想收歸帳下，但是當時的陳宮，已抱定罵賊而亡的宗旨，所以曹操三番兩次相勸，他總不移動自己的志向，最後的一句「要我歸降，除非是口從西起」，曹操便命刀斧手動刑，話也得說回來，曹操儘可不殺他，而收之監中，這一層據我個人想起來，或許就是他犯的疑病，怕陳宮活着，有替呂布復仇的心思，所以一刀兩斷，倒也干淨。

老詞兒裏，陳宮見曹操，數說的犯狀，從定計獻劍，中卒被擒，陳留殺呂，旅店題詩止，大段的口 有六十四句之多，在白門樓裏是陳宮最精彩的一場，呂布唸完撲燈蛾，馬儻洗馬，呂布繫靠上場，由小楊月樓反串小生起始，為趕場的關係，便改了改良靠，新舞台早年演白門樓，是毛韻珂的呂布，陳宮非孫菊仙即潘月樵，張順來的張遼，劉關張歸掃邊承飾，有一次從水淹下邳演起，名角匹配，珠聯璧合，毛韻珂之呂布，趙文連之貂蟬，孫菊仙之陳宮，潘月樵之張遼，曹甫臣之曹操，夏月潤之關公，許奎官之張飛，張順來劉備，丁九齡之太監，演來恰到好處，我認為非常滿意。

崑班之九皇會

記曲師陸巧生先生語

莊蝶庵

梨園之九皇會，都舉行之於舊歷九月初一至初九之數日中，在昔崑班，每屆舉行之日，屋頂高懸黃布幡，一若京班然，各藝員更各以糯米黏成小型之花籃等物，供諸後台之九皇座前，其所製作，往往別出心裁，爭奇逞巧以取勝也，待越宿持歸，則每人往索而珍視之者，以曾經供佛之故云 京班則不同，各藝員於是日須足履蒲鞋而誦經於九皇座前云，是固異於崑班者焉。

藝壇十日短播

邱人慈

◇言菊朋，候玉蘭者番合作來

，宇宙錄，(十八)秦瓊賣馬，賀

滬出演黃金大戲院，其營業成績

后駕殿，(十九)四郎探母，(廿)

，實超越該院歷屆最高紀錄，言

二進宮，(廿一)吞吳恨，起解，

三老運亨通，迴光返照，故演至

(廿二)吞吳恨，機房訓，(廿三)

七月廿三日至打住，休息數天，

(廿四)戲日

卅一日起繼續再演七天云。

◇言菊朋於六月三十日夜登台

：空城計，玉堂春，夜戲：薛平

，茲將按日戲碼，彙錄如下：

貴與王寶釧。廿四天中，僅第七

(一)言之空城計，侯之玉堂春，

天之文昭關上座較弱，言三足堪

(二)言之打鼓罵曹連演長亭饒別

自豪矣。

，侯之春秋配，(三)日戲：言之

◇盛傳大上海大戲院，有放棄

洪羊洞，侯之起解，夜戲：言之

電影，改演平劇之訊，進行其事

奇冤報，侯之奇雙會，(四)薛平

者，為一張姓聞人，第一批人馬

貴與王寶釧，(五)言之捉放曹，

傳為荀慧生，有於九月一日登台

侯之宇宙錄，(六)言之李陵碑，

說，然至目前尚難證實，蓋尚須

侯之金鎖記，(七)言之文昭關，

視美國製片商之供給富足否，為

侯之戰蒲關，(八)雙姝奇緣，

轉移。

(九)二進宮，(十)日戲：法門寺

◇新新公司新建之玻璃電台，

，夜戲，洪羊洞，玉堂春，(十

於七月十三日開幕，在滬各名伶

一)四郎探母，(十二)空城計，

，各名票，均參加播音，為時疫

女起解，(十三)奇冤報，春秋配

醫院募捐，言菊朋因怕冷氣即走

，(十四)李陵碑，玉堂春，(十

，言慧珠歌六月雪，玉堂春二劇

五)捉放曹，金鎖記，(十六)李

，言少朋操琴。

陵碑，玉堂春，(十七)打鼓罵曹

◇轟動全滬之風流賊蔣劍秋案

，內涉及女伶毛劍秋，于桂芬，

亦將來滬一遊。

姚玉蟾，因之引起社會人士矚目

，初審謂與毛，于，姚如何如何

，二審則供毛劍秋則為一姨太

太。處徒刑九年。

◇雪又琴之跟包萬有，賊心未

退，故智重施，陸續當去行頭約

千餘元，雪殊之父高桂來，損失

二百餘元贖還。

◇高百歲之行頭，亦被夥計老

王竊去，典質七百餘與元，與雪

又琴被竊，竟成無獨有偶。

◇坤伶花旦韓素蘭，前月輟演

大舞台後，與名鬚生高警民，組

班赴寧波天然舞台演唱，竟與該

台主俞安國發生戀愛，者番俞君

來滬，已與論及妻嫁，據韓家傳

出消息謂禹曆八月舉行婚禮，惟

俞君對戲報記者發表，這僅一句

閒話，並非事實。

◇漢口票界梅蘭芳南鐵生，正

式在漢下海，與安舒元合作出演

，業於廿九日到上海，此間黃金

大戲院，已準備留之客串數天云

◇孟小冬之管事，過滬赴蘇搬

運孫姓靈柩，謂係孟伶之戚，黃

命當軸設宴歡迎，渠謂孟妹本人

亦將來滬一遊。

◇黃湧主持金鑫公司，持辦更

新舞臺後，即從事裝修內部，並

遣派張廣才叩命北上，邀聘唐韻

笙，以及譚富英荀慧生，滬伶王

鴻福，馬秀蓉，沈晚若等被留滬

約。秋演登台。

◇平劇團體企圖赴菲律賓演唱者

，有牡丹團，金蓮喜，雙方爭逐

頗烈，已為金蓮喜獲最後勝利。

◇天蟾舞臺後台經理常雲恆，

一再委友邀聘之徐鴻培，茲果成

約，准秋涼登台，參加新戲七劍

十三俠中演出，

◇滑稽泰斗趙如泉，已徇榮記

共舞台之聘，該台編劇主任傅小

波，亦已為之擬定新劇本為一新

濟公傳，侯趙由雲南歸來，即

行開始排練，惟趙現被雲南院方

挽留中，上海共舞台已準備禹曆

七月初五開鑼。

◇蓋叫天現頗有志於文劇，連

日輒調文昭關全劇，故重行出山

時，將不以南方武生領袖相見矣

◇紅生林樹森，自前番圖辦更

新未成後，即小休家園，決定秋

涼遠征北國，其團員閻皓明，日

前與崔鍾麟等赴南京，則為觀望

性質。

——小——織——簾——館——談——

探母令箭之錯誤

沈士英

戲劇者，本寫前人，古來事跡，後人撫拾，為寓褒貶，為表忠義，或為借鑑，或寓警誡，故編者，雖憑史實，編排作人民娛樂，半亦為人民設，但編制有截搭為難之處，如影片之須剪裁，方可完美，故與事實，雖稍有出入，不得不略為改動外，然其動作，表做道具等等，雖為抽象，但細細按察，無一不從真情實境中而來，如行舟，騎馬，開門等，皆情境逼真，且演者又須表出急緩之判，乃可使觀者興奮，如入真境，故戲劇中所包含一切，皆有一定描寫，宜離事實不遠，若所做所表，超出日常見聞之一切，則觀者必異，似覺不確切，尚成為何事，尚成為何劇乎，予嘗見今之評劇家，有評探母者，爭論不休，甲言如何某處不合，乙言如何某處須改，彼此標榜曰研究改善，實則皆是欺外行

之談，且皆從演者身上謀改，而對根本編此探母者，對於此劇編制上，有一大錯誤，皆未覺得，此錯誤為何，即一支令箭是也，雖然此劇，於史無據，於俾說無考，然亦決不可胡湊，離所謂見聞之太遠也，吾人所見，舞台上之用令箭處，夥矣，惟以令箭，示視對方者，祇見黃鶴樓，與探母過關，餘則祇見為帥，飭遣作憑證耳，然黃鶴樓吾人所見者，為一長方形之白布，戲劇中令箭，祇此獨異，不知此則實真之令箭耳，故予謂黃鶴樓編者，較探母者，智識豐富，或探母編者，雖亦知之，惟剪裁上，無法改善，祇可牽強存此一大錯誤也。今欲談其錯誤，當先言令箭之形狀，按軍中之令箭，猶文臣之一紙文書，時世雖變，由刀槍而火器，惟軍旅制度，祇令箭一物，仍存舊規，即外人軍隊，亦似吾國（不信試觀友軍，整隊登陸，經馬路，亦有手捧大令便知，一凡一師部，有令箭二十四支，按一日二十四時，地支子丑十二字，

每字分為二支，一師為三旅，每旅派去六支，餘六支俾師部自用，其外形，似探母劇中狀，內實為一白網制，長方形旗形，似黃鶴樓劇中所見，下端蓋師部印簽，空白處，留使用時，署事由，月日簽印，事竟，即將此網旗繳銷，所謂交令者是，若大令，祇師部可用，如三本鐵公雞，解糧官，陳國瑞所捧之物，其初狀已如此，換一句話，探母中之令箭，譬如一派司套，黃鶴樓中之令箭，譬如一派司套，無套有內實則可，無網制旗之令箭，祇有外殼派司套，則無用，故黃鶴樓中之令箭，真為軍中物，探母中者，實令箭壳子，然出關，守者豈有不索閱派司者乎，若示之套壳即可，楊四郎，何必愁眉思慮，早可偽制出關矣，而蕭太后，失一派司壳，何必天明追究之理，凡此種種，皆為編者，未諳令箭為物，成此一極大錯誤，故予覺編黃鶴樓一劇者，雖從帶走借風令箭上生情，憑空串插此佳構，雖未明言，此令箭為諸葛公印真令箭上之周郎簽印，然編者之聰穎，甚心靈，洵佳作也，若探母，雖貫串在令箭上，甚覺牽強，因非令箭，乃一令壳耳，然舍此研究，能改善乎，因欲得旗形物不可許也。

張裕葡萄酒

純用葡萄汁釀製

補血強身

四季常飲

張裕白蘭地

滴酒是葡萄蒸溜

宴會佳寶

名貴無倫

小丑串會



挑簾裁衣

賈多才(王婆)
慈瑞泉(郗哥)
王福山(武大)



蕭長華·西施



小翠花

馬富祿
海潮亭

主演人：

故伶王長林
蕭長華
馬富祿
朱斌仙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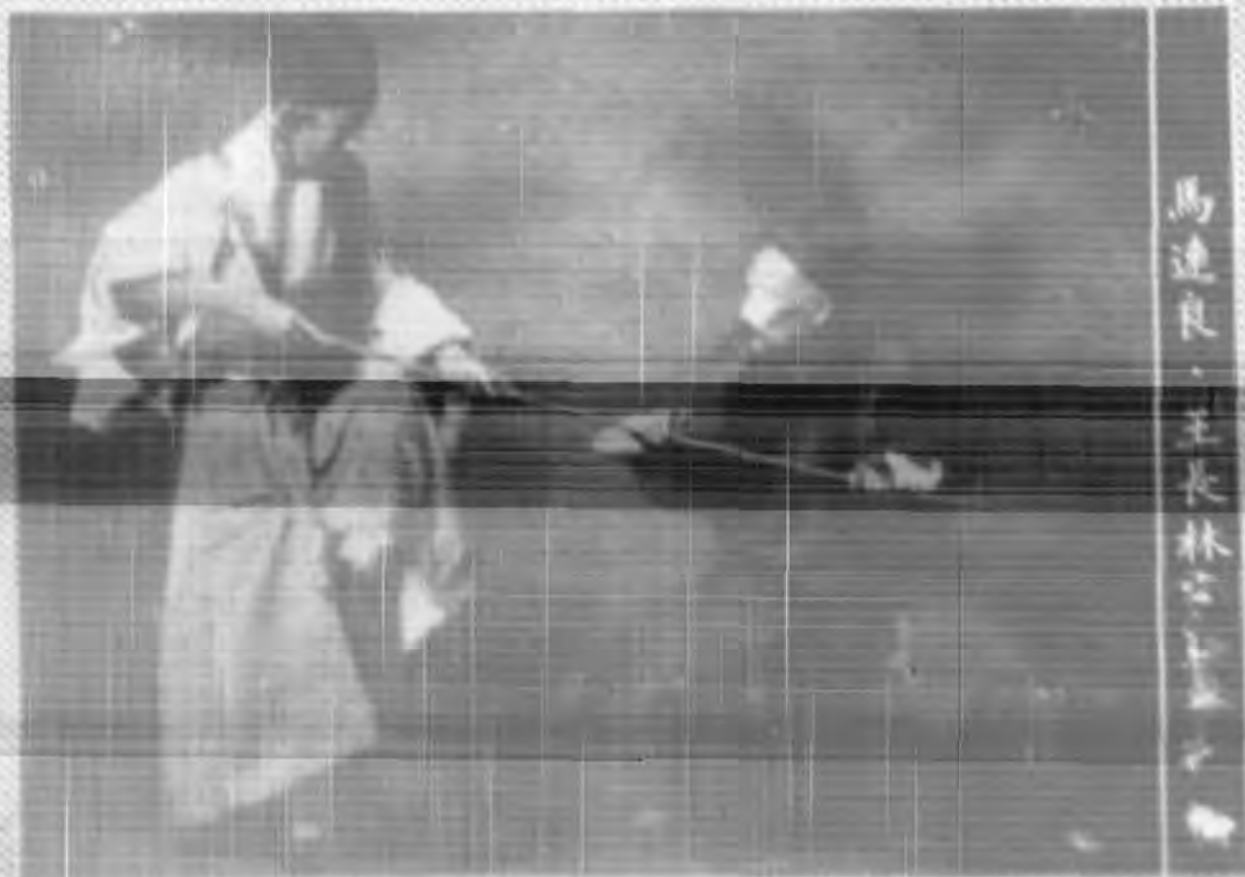
王福山
賈多才
慈瑞泉

助演：

馬連良
小翠花



朱斌仙·刺湯



馬連良·王長林

·漢口梅蘭芳·

南鐵生·得意緣·專頁

助演：

尚小雲
金仲仁

樂元可攝影

·南鐵生飾狄雲鸞·

·尚小雲飾狄夫人·

·金仲仁飾盧昆杰·





2 拭繡
3 貴婿



4 拜別
5 下山(一)



6 下山(二)
7 南鐵山本來面目



8 南鐵生金仲仁合影
9 尚小雲最近便照



……本刊執筆人……

海上評劇家

像羣



1 張肖倫先生
 2 劉基松先生
 3 黃澤萍先生
 4 張一盛先生
 5 沈秋雁夫人
 6 胡慈珠先生
 7 施病鳩先生
 8 劉菊禪先生
 9 許黑珍先生
 鄧四進先生
 鄧宜山先生

南鐵生來矣

介紹渠之戲劇生命史

劉慕耘

且角下海，不易持久，朱琴心李香勻之例，不可磨滅，當其發軔，靡不紅極一時，嗣後則愈趨愈下，不堪回首，其實下海之且角，與內行並無二致，內行之所以能持久不敗者，功力也，朱琴心之當年，不可謂不紅，陳圓圓上演，楊小樓以一代伶傑，且與合作況復他乎？李香勻以天下美男子之譽，捧之者大有人在，曾幾何時，皆風流雲散，良以稟友且角，並無全才，有扮相者死於噪音，有噪音者拙於戲路，朱琴心之工力，不輸內行，惜乎扮像欠缺，無翩翩之致，李香勻扮像美姿，噪與戲路，又不足為訓，自僧以下，若威鳳光輩，尤卑不足道，南鐵生之在稟友且行，已具有悠久之歷史，若中流之砥柱，論扮相煙視媚行，不輸梅婉華氏，噪音高低兼具，有穿

雲裂石之音，鼻鼻遊徐之致，故所至之地，必享盛名，以言戲路，隨瑤卿習戲六載，舉凡青衣花旦刀馬戲，無一不能，且無一不精，滬人於鐵生，印象未必深，然者番發軔海上，當濡我筆，為鐵生作紀，不足為鐵生光，特為滬人作介耳。

南為鄂人南越超將軍之公子，幼居北平，即酷嗜皮黃，以書香門第，拙於積習，迺不克追逐於聲歌叢中，及返漢，乃不顧一切，從名教師劉菊禪及名稟宿程君謀等遊，未幾轟傳漢上，漢上自漢大舞台後，無平劇，有則即為南等，捧持其間，戊辰之間，成立戊辰稟房於智民里，一時羣英畢集，全國知名之士，多為羅列，舉凡義務搭棹，鐵生君謀，莫不與俱，旋鐵生遊平，隨老伶工王瑤卿習藝，能戲甚多，青衣如王八齣及梅之小本戲，靡所不能，花旦如得意緣之狄雲鸞，梅玉配之少夫人，刀馬如棋盤山十

三妹等劇，不下百餘齣，瑤卿及門，習程者多，最著者如高華周大文等輩，皆為程迷。章曉珊稱純粹王派，胡蘋秋私淑農生，迨異數也，而鐵生則以珠玉之噪，習梅派，長江下遊之言梅派，多稱許楊曉農包幼蝶，曉農幼蝶皆屬南人，過轉腔曲折之處，不現原形者必多南音，鐵生既為漢人，專頁得意緣劇照。

又久居北平，咬字之準，唱腔之佳，梅婉華且稱道勿衰，況復他乎？鐵生為仕家子，無時人習氣，有書香之風，不拘小節，故友輩中多不以為忤，者番來滬，或將露演黃金，海上知鐵生者多，必有以續我文，然則拙稿其亦引玉之磚歟？請參閱本期南鐵生

也是掌故

落花

上海第一家戲院？

現在一般人談戲，更喜歡談掌故，實在談掌故確實比較評判人家藝術，來得輕鬆靈活，而且可以不負責任，所謂死無對證，我自言之，談掌故者，有從一個藝人本位去談，有從一齣戲作基本去談，這都是談掌故的不二法門，現在我所談的掌故，是告訴讀者，上海第一家戲院，究竟在那裏？我想這個答案，是每一個戲迷，都需要知道的。第一家戲院，成立在故清咸豐年間，地址在小東門，外馬路潮州會館隔壁，照牌叫大觀茶園，直至民國二十四年始改建堆棧，現在可是一片瓦礫場了，第二家戲院，是英租界九香茶園，其後上海繁榮北移，故寶善街之留春，（即現江蘇旅館，燬於火，石路天仙，（王仁和糖果店對門），六馬路天福，（中央大旅社對門醫團原址），大新街丹桂，始相繼成立。這一段掌故，是現任天蟾舞台箱頭王寶福老先生所說的，比較是可以相信的。

·想到·聽到·見到·

前台人語

邱若萍

幾位戲文作者的題材，都是從後台方面去發展的，關於前台的話，是很少涉及，本文就談到前台的一切。

從前伶人除拿包銀之外，尚有飯錢可拿，一般戲院發包銀日期，逢初八廿三，一月兩次，這飯錢亦一月發兩次，日期是初十廿五，不論大小角兒，飯錢是一律平等的，每次發一元，一個月拿二元，管事先生是拿雙份的。一月得四元，角兒的飯錢，是歸跟包夥計們的額外收入。因此每家戲院，發飯錢的錢，比發包銀，更要來得硬，不然跟包夥計鬧整扭，角兒亦就唱不成戲，所以往往為了一元錢的飯錢，爭執鬧到辭班結果，這種事情在以前的戲班裏，時常可以聽到見到，上海第一家革除這種舊制的，是榮記大舞台，自後各舞台亦羣起仿效，到了今天的上海劇壇，飯

錢兩字，已經成為過去歷史的陳蹟，替後台經理和管事先生，却省掉不少麻煩，不然至少要賠些腳頭和口舌，共和班（角兒自己合作與前台做分賬者）就沒有這

項支出，大夥兒都是老板，賺了錢，皆大歡喜，掙不了，賠了氣力，誰向誰要飯錢。至今蘇州，常州，無錫等地的戲院，仍舊還有這一筆飯錢的支出。

四管，是前台方面對角兒，最優異的一種條件，就是管吃，管住，管接，管送，這祇有北方京朝派角兒到上海來。能夠享受，或者是上海角兒到外埠去；這一種角兒，都是談妥拿包銀的，假使是分賬制度，就不是這種辦法了，前台與後台，（前台是指院方，後台是指演員方面，）分賬的成數，是並不固定的，三七分亦有，四六分亦有，甚至於對分亦有，則視接洽時談判如何了

，談分賬的後台，必先得向前台，借一筆巨額的路費，實則該款的用途，不一定全在旅費上，作為演員包銀的亦有，作借款的拔還方法，是在前五天，或一星期，將後台應分得之款，扣下歸還，至扣清為止，或有按日扣半數者，則亦視接洽定規，這種班子，前台根本不負四管責任的，在業務上盈虧的危險性，亦較做包銀的班子來得小；廣告費是公提的，從來沒有照份頭攤派。

做分賬的前後台，雙方所簽訂的合同，大多數是：合同一月。先行試辦半月，（日期的長久是不固定，這是僅一個公式的例子，）如成績優異，得再繼續一月之優先權，合同期內雙方不准與第三者，再訂立同樣合同；做分賬的班子，都是先開演員名單，給前台方面估量，再行談分賬的成數，易言之，其成數則根據陣容強弱為轉移。

邀京朝派角兒來滬演唱，其危險性是較排連台本戲大，一批京角兒的代價，和路費，最少就得要超過萬元以上，在外強中乾

的孤島，確實是很冒險。排演連台本戲就不然，祇要抓到一本戲，在二年三年內，就不愁就心沒有戲唱了，同時法幣亦就會源源而來，雖然每一本新戲的彩頭（就是佈景）的代價都至少亦得在二千元以上，可是角兒包銀公道，終還合算，倘使抓不到一本能夠買錢的新戲，這就糟了，愈唱愈黑，唱五台山，是夠淒慘難堪的。

排連台本戲，當然以生意眼為前提，要顧到意識，與飯碗就要發生問題，不僅是上海是這樣，天津，北平，各地沒有一處不是這樣，就是前進的電影界，亦何嘗不是這樣，我想信，不久將來觀眾的目光，自動地會要求較有意識的劇情，展開在紅氍毹上，這時候亦就是連台本戲最盛的時代。

演員亦有區別的，即拿言菊朋來談，同來的王福山，馬連昆，二人的包銀，仍歸前台撥給，因為他們是幫角，牌子比較高一些，專與言菊朋配戲的，所以他們的包銀，比普通本班角兒高，候玉蘭的包銀，也是由黃金直接付給的，因為她是角兒，不是幫角的緣故。

三國演義

與戲劇描寫的人物

·主樓晴問·
(一)

漢末三國，是歷史上的一个熱鬧時期，中國歷史上翻來翻去，不外乎統一與割據，統一的鼎盛時期，當然是風調雨順，國泰民安，同時割據時期，亦未必不是中國歷史上的一般武俠策士，出頭露面的機會，所謂是時勢造英雄，英雄造時勢，正是歷史上最熱鬧的一頁。

三國演義的事實發生時期正是羣雄割據未成的時期，當時超人逸士，層出不窮，所以也比較其他割據時期，熱鬧得多，在三國這種熱鬧的時候，產生出來的人物，多半是不平凡的，不平凡人物一多，自然更煥起事變的火原，中國這種社會，是因襲了幾

千年來的傳統專制思想，這種思想，適足造成，俗語所謂的「一個欄拴不了兩隻叫驢」，在三國時候，很顯明的譬喻，有了三隻叫驢了，歷史最精彩火熾的一幕，就在這種現狀下展開。

第一是三國演義中描寫得最好，和戲劇演出，描寫得最力的曹操，第二就是三國演義描寫最誠實，和戲劇中認為陰險的劉先主了，第三位不用說，自然是雄據江東，不可一世的碧眼兒孫權了，這三位巨頭，除了劉先主，和曹阿瞞二人，倒有些真知獨見

以外，碧眼兒孫權，是簡直不值一談的了，既然不值一談，我又何必說他是不平凡的人物呢，自他的歷史上，也還有一二件事可取，這種可取是不能不談的，可是在戲劇之中，對這三位不凡的領袖，却描寫得十分有趣，設以「仁者見仁，智者見智」的話說，根本就說不上甚麼來，要照「君要臣死，臣不得不死」的話來說，那麼曹操就難逃公理，可

是戲劇上對曹操是寬了，一切的戲劇，都可以說是成全曹操的，照曹操的「寧可我負天下人，不叫天下人來負我」這句話來說，我覺得他除了奸之外，還可以加上好些頭銜，如不忠，不孝。不仁，不義，都足以施諸於他。然而戲劇却處處替他反駁，像「陽平關」，「長板坡」，「贈袍賜馬」，「麥城昇天」，和「元旦節」等劇，都是以引證，像「陽平關」中之曹操，聽說夏侯淵的被殺，幾句搖板，實在活活地把曹操變了一位大義的人物，「長板坡」之於趙子龍。却硬把曹操描寫成一個薄雲天的關雲長，描寫成一位毫

心聲

新·新戲考·四版出書

·較以前增加四分之一·收羅之豐為任何戲考所不及·

定價二元·特價五元半·售一元半

原音機件式樣名伶應有各種無線精製
唱機鞏固美觀唱片盡有唱針電部無線精製

·地址·四馬路四一五號·電話購貨·九一八九七·

無心肝，毫無義氣的男兒，却相反地把他曹操形成一位誠實的朋友，至於「二本麥城昇天」，東吳孫權，遣使送關羽首級予曹時，曹操會謂：「漢壽亭侯威風何在」，罵曹操，曹操不但不加罪，反令

其為使，於漢陽黃祖處，此在劇中，曹操雖曾說：「此係借刀殺人」一語，然而把曹操置諸寬容大量的階級上去了。總而言之，戲劇中之於曹操，實太成全他，寬饒他了，要不是人們對曹操已經厭惡的話，中心意識，早已因之動搖，那曹操簡直可成爲一個很好的模範的典範領袖人物了。(未完)

答何時希君問

劉菊禪

投軍別窰之唱腔

敵人前於本年三月份在戲報上所講說之「投軍別窰」，其辭平貴一角，係按老路子由小生扮演者，至其頭場起窰後所唱之西皮倒板及三眼等之詞句，亦與晚近流行由老生扮演薛平貴之別窰當然不同，故所說之唱腔當亦爲小生之腔調，頃接讀者何君來函，詢及三眼中某句之腔調或係錯誤，爰先將原函披露於下。再爲詳細解答之：

「編輯先生賜鑒鄙人係戲報讀者對於 先生之劇學淵博揚泛正直欽佩無似茲有一問題敬懇先生在戲報上賜覆至感

緣貴報於去年三月間所刊別窰唱詞，平貴上場慢板末句轉散之腔，竊有疑義，「王允賊上金殿參奏一本」其腔與姜妙香探母「向前者一個個俱有封贈」及梅蘭芳木蘭從軍「替老親才把那家鄉撇掉」之腔，完全相同，但前者下面尚有「後退者按軍令……」之慢板，後者亦有「我得只跨鞍馬去走一遭」等幾句慢板。並非於「五乙五六六五、六」板上轉散也，若按照貴刊所說，唱來殊不順口，且場面亦無可交代，故疑貴刊或於後面漏脫詞句，或與前邊唱腔有誤也。最近與敵友會心齋君於研究崑腔之暇，擬研討小生路子之別窰，欲以先生所說爲藍本故敢請教如上，專此順頌大安

按余所說頭場起窰後之唱詞，共爲八句，茲先錄之如下，(西皮倒板)我心中只把那王允賊恨(三眼)嫌貧窮愛富貴退却婚姻

好一個王三姐貞節烈性，他隨我到寒窰苦度光陰。多虧了神聖爺將我點應，楚江河降烈馬建立功助，王允賊上金殿參奏一本，(散板)回窰去對三姐細說分明。茲所擬答覆者共爲三點。即(一)余所譜該句之腔調，與閣下所說之姜妙香及梅蘭芳所唱者並不雷同，本來此上句腔調，於小生唱西皮三眼中最爲普通，如白門樓，轅門射戟，飛虎山……等戲中皆於唱上句時用之，然亦各有區別，大同小異耳，驟聆之輒難於辨別，閣下或亦如是也，妙香在探母中所唱之「向前者一個個俱有封贈」中之「一個個」三字係從中眼上唱起，而此句中之「……上金殿……」係從板上唱起，二者自是不同耳。又木蘭從軍中之「替老親才把那家鄉撇掉」亦與此句有別，閣下請再細聆之，當可明瞭矣。(二)余在戲報所譜此句之工尺，其末尾唱散處係在板前，並非如閣下函中所說「在板上轉散也」。茲將該句原譜之工尺，抄錄如下，以資參考焉。

工六五工 工六六六凡凡工 六五上五六上凡工尺上 一尺工尺上(四凡六工六尺上尺工六工四上尺上上尺)上 工尺上尺 六工尺上工尺工六乙四合 四上尺 乙四合四上尺上四上 尺上上工六工尺上上尺工六乙四合四乙五……(唱散)……五乙五六工六五……六……

按上述之唱散處在末眼上之「五」字，非在閣下所說末節「五乙五六工六五……六……」之末一個「五」字上，在該處唱散當然即是交代，若按閣下所說之「五」字上唱散，則恐交代不清矣。(三)此句係上句之腔，置於倒數第二句唱之亦無不可，後面再唱一個下句則完成一全段，共爲八句並未脫落詞句前後亦無錯誤，謹此奉覆。

當今琴藝 (下)

別派的

趙秋君

上期談到麒派為止，都是關於老生行的，本期要接着首段所舉的例子從王派談起——也就是關於旦角的，但是我所說的這一個王派，並不是當年和老譚時代的王瑤卿派，而是晚近退息歌壇後的王瑤卿派，因為時勢的需要，王氏創製了許多的新腔，授給了他的門牆桃李，像程玉菁，華慧麟……等輩，甚至四小名旦中的張君秋，都是直接或間接學會了他晚近的唱腔，說他是老伶工中思想前進的人物，這當然不錯吧，談到王派的腔調，的確有些新穎，腔中的曲折高低，亦配和的相當悅耳，譬如一齣老而又舊的三娘教子，經過王氏改革之後，居然成了王派中的新戲，其中如慢板快三眼，原板等極盡花梢能事，但是我們細一品評，花雖是花，總莫有出乎規矩以外，至於其

他各戲，西皮慢板，二六，流水板，在上下句中亦各有玄妙，一齣玉堂春就足以稱為王腔的典型，由於王腔的成派，於是胡琴的技巧，亦因之而列為一派了，按王派的托法首先須善於補墊，在一句中有時竟需要兩眼甚致半板長短的小墊頭，腔調多是欲繁先簡，或是欲簡先繁的唱法，尺寸則較普通稍快，腔尾的斷音尤為注重，他如剛柔兼用，亦是王派腔更不可少者，晚近琴師若張長霖（會隨華慧麟）李德山（現隨張君秋）等諸人頗稱於時。

梅派的兩位琴師，當然是南北聞名了，以徐蘭沅氏操胡琴多柔，而配以王少卿之二胡多剛，可謂剛柔相濟，梅腔並不若何繁雜，不以花稍取巧，雖兼有一二花腔，亦不過略較其他稍墊曲折耳，梅派之琴藝首在柔音，西皮以「六，上」（即5及1），二簧以「工，四」（即3及6）四字為多，

然二者全為右手食指之揉功也，關於腔中之小墊頭亦多用簡單工尺，其他若過門之尺寸較一般者為慢，無論西皮二簧各種板調，或入頭及住頭皆有一定之工尺，每次演奏，雖一字之微亦絕少變更，至其弓法之推送，則多用整弓，且絕少反弓及碎弓，當今藝琴者多宗法之，是其真有絕妙處也。

尤以反調為最，歌來非淒涼萬分，不足以取勝，是故胡琴之托襯亦較他調稍難，不但工尺須準確，即剛柔頓挫，亦須有分，其他若過門之工尺亦較繁亂，適與梅派之「大方」相反，然亦有其自身之玄妙也，程派之琴師以穆鐵芬，周長華二氏最著，先後佐玉霜多年，是程派之健將也。

程派以玉霜喉音近啞，故行腔則純以花稍取巧，幽揚頓挫，曲折婉轉，極盡能事矣，程派之琴藝，須手指靈活，多柔少剛為最宜，腔中之補墊亦為複雜，需用多量工尺，以碎弓或整弓奏之，其奧妙處，幾使人不能辨明其工尺之本音，尺寸則無論過門與唱腔，胥較其他為快，關於腔調之托襯，則全賴幽揚續繼及弓法敏捷，且腔中嘗有變音（即兩個工尺字中間之音調）是最難之托襯也，按程調中二簧難於西皮，亦少精於此者。

尚派以天賦之歌喉，引吭一

歌，響遏行雲，然有剛無柔，多不為人所取，行腔雖亦有幽揚頓挫之分，然終不能以唱勝人，幾句老腔，倒是滿工滿調，如教子，祭塔等，為尚派拿手，尚派之藝，亦需要指音近剛者為佳，昔由趙硯奎氏佐之。近則改為張長霖矣，此外南方旦角之琴師，亦可稱為一派，與老生行中之麒派，可謂無獨有偶，晚近如北漢王，臨江驛……等劇，則各有各之特殊唱法，捨海上琴師外，北方亦少精於此者。

同光梨園記略

劉嵩樵撰述
鄭適宜潤詞

(一)

近人執筆談戲，喜修述菊部掌故舊聞，以自炫記憶之強且博，然什九耳食剽竊，甚或嚮壁虛造，妄逞胸臆，識者閱之，固齒爲之冷，而混淆真相，欲尋溯歌台源流者，每易滋惑，竊痛恨之，每思著述專書，矯正其失，俾戲迷獲以考究，此中始末根由，亦一快事，願隘於見聞，力有所未能也。茲劉菊禪君主編戲迷傳旬刊，發行二期，頗博美譽，而涉於此類著作，獨付闕如，實屬缺典，偶與談及，輒引爲憾。一昨君以名教師劉嵩樵君所作之『同光梨園記略』示余，曰：『此可當海上『菊事滄桑史』讀也，子審視之，亦適用與否。余約略翻閱，其中所言，大都身親目覩，與耳食剽竊，嚮壁虛造者，迥然不同，因語劉君曰：『此書大有價值，戲迷不欲考

究海上菊部滄桑遷移則已，不然，舍此無復他求，蓋一語一事，皆確鑿可據，非拾人唾餘之流，得以道里相計焉，乃促刊入戲迷傳中，以廣流傳而正見聞。然嵩樵此稿，幾數萬言，又隨手記錄，造句遺辭，樸拙率直，伶工本不以文字爲意，毋庸爲嵩樵諱，其能成斯鉅篇，已甚不易，詎得更復以此詰難，惟欲問世。則非代爲整理修潤不可，菊禪當即舉以相委，余筆債叢積，日鮮暇晷，特深愛此紀，謂可傳信，乃亦撥冗樂爲刪飾，然不改易本來面目，一以存其舊觀，又藉明此非已作耳，閱者幸勿以文字工與不工求之也可。過宜識

●書前小語

京班初來春申，在遜清同治丙寅(五年)，前此滬地惟有崑徽

二班，自晒叻人羅逸卿創設『滿庭芳』，於是紛紛接踵開辦，始與『崑』競勝相角，大有喧賓奪主之勢。嗣後來者愈衆，浸於長江千餘里內，上自漢口以及蘇杭，莫不皆有京班出演，即遠隔長江區域之閩粵各省，亦時邀京角隸唱，甚至僻處湖南之常德縣，猶見京戲踪跡，然根據之地，則爲上海，人心喜新厭故，崑弋遂不爲人所喜，幾成廣陵散矣。惟此數十年中，梨園人物，遞迭盛衰，大有可記。一一可吸收採取以爲吾此書之資料，茲次第先後，分別誌之於下。

【一】羅逸卿開滿庭芳之始末
當咸豐庚申(十年)，江南大營譁潰，張忠武(國樑)於丹陽死難，蘇杭各郡，相繼淪陷，內地人民，以上海爲各國通商口岸，太平天國決不敢犯，特爲避秦之桃源，凡逃難者胥集於此，雖李秀成嘗一度來侵，經洋人開砲轟擊敗颯而歸，自此以後，終未再以兵力相加，於是江浙富紳益有恃無恐，來者不絕，上海在此離

亂之世，氣象反愈形繁華，迨清軍克復金陵，黎庶幸脫兵災，且居此已久，多不願回返故鄉矣。上海市面既極興旺，娼寮亦因之而盛，女閩三百，悉在租界，善於揣摩風氣者，進而設立女班演唱以投時所好。此女班所唱，皆屬徽調，行頭簡陋，殊欠鮮明，衣料半多呢布所製，設在今日觀之，徒滋一笑而已。姑蘇以前向有武班，亂後逃逸死亡，早經星散，至此已難以聚集，文班亦然，於是好事者乃組一徽班於寶善街出演，園名一桂，不過借此點綴昇平，究其內容。一無可觀，繼此又有崑腔生角名陸吉祥者，糾股集資，在石路花牆頭，以平地之市屋爲台，草率登場演唱，該戲館之名爲三雅園一家言，聆者除蘇松常太杭嘉湖各屬人外，其餘絕少問津，未久旋即關閉，復有人在石路繼續集合徽班演唱，館名厥爲金桂，此爲京戲未到上海以前之大略情形也。今將絃京戲來滬之始矣。

(未完)

戲劇質疑

慕耘

孔憲泰君問：

(一)近觀湖社彩排(十八日)內有坤票費明敏小姐者，不悉為票何房之票友，乞解答。

(二)丁永利高足凡幾？

(三)武生有八大拿劇者，各報傳說紛紛，惟無確實劇名，乞主答此八大拿劇名。

何票房更非我所知了。
(二)丁永利賽過且行中的王瑤卿，差不多的武生，都在門裏熬過幾個六月幾個冬，最著名的像李少春，吳彥衡，王士英(後拜周瑞安)，張雲溪，馬君武和少朋的弟弟小朋，私坊和掛刀，更不知道有多少啦。

(三)武生的八大拿，是黃天霸的個人戲，共計八齣，是獨虎營，般家堡，拿花得雨，拿花得雷，拿黃龍基，拿費得恭，拿一枝桃，拿李佩等齣，不過天霸的「拿」戲，不止八齣，所以各齣的說法，不過八大拿的武打套子，據武行頭們說，是有一定的，各齣戲武行各齣戲的打法，現在能會八大拿全套的，似乎太少了。

琴藝問答

趙秋君主答

◆張延祐君問：胡琴之定絃，二簧裏絃為「合」，外絃為「尺」，若譯成簡譜，不知下列何者為正確？(一)「合」字為低「5」，「尺」字為「2」，(二)又有將「合」字譯成低「1」及「尺」字為「5」者，請賜知為盼。

答：將工尺譯成簡譜，二簧絃以「合」字為低(5)，「尺」字為「2」，較為正確。即閣下所說之第一則。

◆劉世奇君問：敝人業餘性嗜京胡，然以無人指授，五年來仍是吱吱喳喳，只能操幾段過門而已，對於板眼則更談不到，請問先生有何法能使敝人得其門而入，敝人並不求深造，只要達到能托上幾段唱也就夠了，敢問應如何練習？

答：閣下能吱吱喳喳拉上幾段過門，不知是以工尺字或用簡譜為曲譜，若二者皆不能解，則不問可斗胆稱閣下仍然是一位「白丁」，蓋五年來之成績，若能稍識曲譜，則絕不至僅能拉上幾段過門，且無板眼，為今之計，只得首先擇定「工尺」或「簡譜」二者中一種，然後用之以讀市上所出版之胡琴譜(用工尺字及簡譜者均有)，閣下既已能拉幾段過門，對於右手之按字功夫，當然已經熟習，須將以前自己所拉各段過門完全撤掉，重新按譜練習，如此則可免去無板之錯誤，次再暫以某一段唱工為例，將其中每句之腔調均須自己唱熟，後再試以琴音托之至一字不差為止，

此時更須注意每句中之小墊頭及小過門，最末將全段各句及中間之大小各過門等連接一起操奏之。練習時須不嫌煩瑣至將全段爛熟為止，如此再另擇他段，分西皮二簧，先原板，次慢板，再二六，快板……等次第為之，如是者有一年功夫，當勝過閣下過去五年來之成績矣。

◆章炳勛君問：余習琴已二年於茲，程度已能隨托普通簡單之歌唱，惟右手執弓子往返推送時，須特別用力分出裏外兩絃，拉裏絃時即須用四指及中指用力向裏方按着，否則稍一緩力，則必碰着外絃一道響起來，拉外絃時亦然，須用力向外方，反之則必連累裏絃，如此在操琴時甚覺吃力，且有時因用力過猛，致發刺耳怪音，請問先生有何善法使余能改善之，或換一個絃隔較寬的胡琴竹碼可乎？

答：發生此種毛病，固由於閣下練習時失於檢點或乏人指導，致成此種習慣，惟由於樂器製造之不良，或亦有致成之可能。茲閣下宜先檢視現時所用之弓子馬尾，是否上下平列如蘭葉然於於弓子之兩端，若馬尾已亂如圓柱，則無疑的是致病之由，蓋馬尾在弓子上須平扁位於兩絃之間，則推送時可不必用力向裏或向外，自無碰絃之弊，又有時絃過於粗，碼上絃隔過窄，亦易於發生此類情形，此外關於閣下技藝上亦有關係，若閣下所云以右手之四指及中指按馬尾，即可想見閣下之執弓法亦有不便。按執弓如執筆，須以食指(即二指)及中指按於弓背外面，以拇指置於弓子裏面緊對食指，用此三個手指管理全弓推送及方向，再以無名指(即四指)按馬尾，小指附於馬尾下面，望閣下改用上述法執之，一方將右手腕力加強，或可免除此病，容試驗後將成績告知，再為詳討可也。

序評註詳

本真傳迷戲

著原樵月呂

戲迷傳之

感言

天生萬物

，人為至靈，人事萬端，各有嗜好，嗜好極深，則成迷性，迷性極固，則形諸言語動作而不自知矣，故世人有貪財而入迷者

，有好色而入迷者，有作官而入迷者，有觀劇而入迷者，迷有萬端，筆難罄述，要之無經營竭斂之術，不得謂之財迷，無竊玉偷香之能，不得謂之色迷，無老吏斷獄之才，不得謂之官迷，無五音六律之技，不得謂之戲迷，然而因財失品，因色喪身，因官損德，似皆非人之所宜入迷者也，惟戲劇藉可洩胸中鬱勃，暢一時心志，或為君，或為臣，或為父，或為子，或為兄，或為弟，或為夫，或為婦，千變萬化，煞時並陳，將古今忠孝廉節之事遍享

，將天下甜酸苦辣之味遍嘗，為有意焉，無如天下財迷官迷最多

戲迷極少，可知戲迷又不易入耳，所以戲迷姓五名音，字六律，岳氏姓鼓名板，字瞻眼，二子一名上下，一名平仄，女一名十三

轍，有如許輔佐之人，方能入戲中之迷，蓋謂有五音而無六律，不得成爲戲迷，既有五音六律矣，而無鼓板之勞，又不得成爲戲迷，既亦五音六律，更有鼓板矣，而無上下平仄及十三轍之研究，亦不得成爲戲迷，由此觀之，入戲之迷，豈易言哉，人能戲迷之迷，則居恆一言一語，一舉一動，皆成戲劇，如思欲鄧通之富貴，我此時即是鄧通，思欲潘安之貌，我此時即是潘安，思欲楊妃之美，我此時即是楊妃，意有所思，心無不得，與人生夢幻泡影之富貴豔福，同一轉瞬間，無分彼此，孔子曰，富貴於我如浮雲，戲迷傳者，爲戲迷浮雲富貴之事蹟，深笑未入此迷者爭名爭利之無謂也，此即爲編演戲迷之深意者也，故余謂戲迷傳，可

作聖經賢傳看，方不負編演者之一番匠心苦意耳。（吳秋帆）

戲迷傳唱者之優劣

戲迷傳一劇，唱者如恩曉峯

，毛韻珂，李百歲，及離滬已久之汪笑儂，尹鴻蘭等，皆以是劇名於時，然摹仿各名伶之聲調，既無呂月樵多材多藝之能，湊集各名劇之關鍵，更無呂月樵無縫無痕之妙，人之未曾親炙月樵斯劇者，莫不曰月樵斯劇，亦不過曉峯韻珂等之精奧耳，及既觀之，及既聽之，於是方知月樵斯劇聲調，固有陽春白雪，難和難賡者在也，再觀他人此劇，則味同嚼蠟，蓋戲迷傳之義其謂人聽戲之多，凡歷來名角之風調，無一不深印腦海，久而悟徹，因悟徹而入迷，因迷而忘自身之歷史，觸景生情，因人而唱，終日喃喃不已，無非是曩時所聽之戲劇，曩時所聽名角之聲調，故是劇重於摹仿各名伶口吻聲調，方與戲情不悖，若唱白僅宗一派而不摹仿，則於歷來各名角之聲調，尙未能心有所得，安得稱爲戲迷者哉。

哉。

月樵斯劇，一劇有一名伶之

聲調，一劇有一名伶之工作，非他人一味胡鬧可比，譬如嗓子，高音低音，尖音圓音之上下平仄

，調門尺字乙字，宮字六字之五聲六律，摹仿一名伶，即變易一名伶之嗓子調門，有如是作用，於是摹汪得汪，摹孫得孫，摹譚得譚，無論歷來生日淨丑，各名角技藝，皆在月樵此戲劇之中，探發發響，非特曲肖，且能傳神，非特座客聽之莫辨真偽，即爲月樵摹仿之名角，在場聽之，亦皆拍案叫絕，孫菊仙朱素雲，謂月樵戲迷傳中之硃砂痣，二進宮，飛虎山等戲，嘗嘗自歎弗如，此爲月樵戲迷傳摹仿各名伶，青勝於藍，冰寒於水之明證也，以上僅論月樵戲迷傳摹仿之能力，至於月樵戲迷傳編集，尤其妙不可言，如第一本末齣，爲小上坡，則第二本首齣爲問樵，第二本末齣爲拿謝虎，則第三本首齣爲打魚得寶，（即討漁稅）第三本末齣爲龍官串戲二進宮，則第四本首齣爲舉鼎朝罷歸一段，四本

，則第二本首齣爲問樵，第二本末齣爲拿謝虎，則第三本首齣爲打魚得寶，（即討漁稅）第三本末齣爲龍官串戲二進宮，則第四本首齣爲舉鼎朝罷歸一段，四本

大綱，承上起下，儼然無縫天衣，四本之中，共計戲劇七十五齣，一段，或每齣一句，或每齣一作架子，無不接筭無痕，關鍵緊密、一線到底，使人觀之，目不暇瞬，誠史記之才也，他人戲迷傳，支離閼雜，硬砌生填，實無月樵此本，同日而語之價值也。

第一本出場之定場白，如唇齒舌喉口，尖團清濁瘦兩句，蓋謂戲劇聲調不出此十音之中，所以難者，在五音六律，上下平仄鼓板數事耳，故戲迷報名為五音六律，丈人為鼓板瞪眼，二子為上下平仄，女兒為十三轍命名之義，包羅全劇，月樵唱戲迷傳之佳點，即在此段白口之輕重神氣之悵悵，已見戲迷非常之圭角，即報以闕堂之采，亦非過譽，出門而唱罵曹，見驛使問信，而唱定軍山，見妻鼓氏出場，而唱文昭關，再唱硃砂痣，因妻怒而唱殺媳，見上下平仄二子，而唱寶蓮燈，見女十三轍而唱九更天，見大舅子而唱教子，黃金台之伊立，見丈人鼓板而唱賣馬，因丈人問話，而唱翠屏山，二場出場

而唱鬧府，見娘而唱焚棉山，見醫生而唱白玉帶，醫生進藥，而唱洪羊洞劍峯山，解官而唱孝陵報見官而唱捉放曹之曹操，審刺客因官亦戲迷，而唱牧羊卷之青衫，再合唱小上坟，以上各劇，月樵唱來，真有出神入化之妙，最爲人所難能者，自是摹仿各調者，其功用全在唇齒舌喉口之五音，尺上乙工六之五調中，隨意翻騰，因人變化而得。月樵此劇之工，即工於此，他人此劇之細，即細於此，此爲月樵作戲迷傳之功用而論也，至若聽此劇者之眼光與論，蓋又各是其是紛紛不一，有謂汪笑儂不俗，有謂七蓋燈不俗，有謂恩曉峯不俗，總之聚訟盈庭，莫衷一是，皆不足爲定識，夫論此劇唱者優劣，總須拿定戲迷二字爲宗旨，人既入於戲迷，斷非僅僅一二人之戲，即能入，必須聽盡天下前後伶人之戲，有得於心，方能入迷，故伶人唱此劇，必須能摹仿天下前後伶人之聲調，方能代表真戲迷，而唱戲迷，若不能摹仿天下前後伶人之聲調，而唱此劇者，祇可代表假戲迷而已，故余謂呂月樵唱戲迷傳，尤空前絕後之絕唱也。

編後小語

編者

這一期本刊的篇幅，又從十六面增加到廿四面，這種苦幹的精神，我們認爲是讀者給我們熱烈擁護而後產生的，銷數是一期激增一期，單以華北方面講，第二期的數量，比第一期增加了六倍以上，像這樣的成績，予我們太興奮了，紙價雖然貴，而本刊篇幅却增加了，這是對讀者愛護本刊的一點敬意，希望今後的本刊讀者，更予以指正和援助，因爲本刊是戲迷自己的刊物啊！

在第五期裏，我們又有名貴的禮品貢獻給讀者，張乙廬先生允許爲本刊撰一長篇，當然名貴絕倫，同時坤伶才子吳潔繼蘭女士，亦已

倘若萍的請求，爲本刊寫一長篇，爲「雲南紀遊」。吳女士旅滇三載，對於當地人俗風情，戲劇沿革都有相當心得，她的文章，早爲一般人所心折，可是爲書報撰述，尙是處女作，這是本刊很幸運的。

本期值得提出表示謝意的，是鄭過宜許黑珍二位先生，他們特別賣力，都唱雙齣，施病鳩先生小病，因之本期無稿，我認爲這是本刊的損失，下期施先生的作品，仍在本刊發表。

劉慕耘先生，這期繼續主持本刊戲劇質疑，劉先生劇學淵博，同人深欽，所以在第二期發刊後，就接到讀者大量的來信詢問，本期的篇幅是早經支配就的，所以與琴藝問答併在一面，下期起決予擴充，劉先生對我說他是班底，太客氣了，在下若萍才是真正的龍套呢？

銅圓更正：小丑會串中之馬連良王長林之黃金台盤關誤打棍出箱，小翠花馬富祿爲海潮珠誤植海潮寺。

·首東界世大路亞多愛·址院·

紅燒火

傅小波
心血係構

蓮

集四卅·集三卅

貨宜便大天 做淘一本兩

寺

結賬

大會
羣英

卜文正騎
真驢大審
冤鬼！

飛身退騰空
衆俠功成

油余智圓
和尚大快
人心！

所有大俠
全體出動
特別開打

機關佈景
出清存貨

連演四年
之奇情名
劇大團圓
功德圓滿



轟動全滬
盛譽不衰

電話：八八四八八八

本刊之姊妹刊物

劉菊禪 主幹
劉慕耘 主編
邱人慈 編輯

戲報

每日出版

消息迅速
銅圖醒目
評論公正
記載翔實

·歡迎訂閱·

每份二分
每月一元
三個月三元
半年六元
送專報

朵雲軒

·一〇五二九話電·路南河路馬三·

名貴楚扇
冊頁書畫
泥金貢紙
湖筆徽墨
騷人稱頌
藝林景仰
江南獨步
印泥專家

高尚人士
際此夏令
需用涼扇
請來選擇

本號二樓常年
陳列古今書畫
異常名貴歡迎
參觀每逢星期
邀集海上書畫
名流合作精品
其餘各種文件
禮品一應俱全
承望惠顧竭誠
招待貨真價實
定當格外克己

●●●府樂劇舊●●●壇劇型新●●●

袖領之派評舊——步獨韻音今當

朋 菊 言

蘭 玉 侯

王 襄 高 芙 江

山福 戎盛 麟盛 草蓉 玉世



定座電話：八四一一四

地址：法租界八仙橋

于素蓮

告廣報各院本意注日逐請目節細詳即在別臨

● 例刊各廣刊本 ●

| | | | | | |
|-------------------------|------|-------------|-----------|-----------|-----------|
| ◇ 銅圖版及畫稿貴客自理 ◇ 長期刊費面議 ◇ | 正文前後 | 底封面外 (彩色版) | 底封面內 | 正文第一版 | 正文全版 |
| | 全版 | 74 × 101 國幣 | 6 × 81 國幣 | 6 × 51 國幣 | 6 × 81 國幣 |
| | 半版 | 4 × 6 國幣 | 4 × 6 國幣 | 2 × 8 國幣 | 4 × 6 國幣 |
| | 長條 | 2 × 3 國幣 | 2 × 3 國幣 | 2 × 3 國幣 | 2 × 3 國幣 |

定價 冊 每 二 角

◆ 全年 卅六冊 六元五角
◆ 半年 十八冊 三元五角
◆ 國內郵資在內 國外照加

上海戲報社發行
陸開記總經理
電話：九六〇七二號

主席委員：劉菊禪
理事委員：許黑珍、劉慕耘、張乙廬、邱若萍、王鈺槐、胡維仁

美術編輯：劉慕耘、許黑珍、張乙廬、邱若萍、王鈺槐、胡維仁

中華民國二十八年八月五日出版
第二一年 第三期
公共租界登記證 局 二四六號
戲迷傳編輯委員會編



年少··芳筱王 生醫··明皓閻 迷戲··森樹林 人演主



由戲迷傳談到林樹森

·頭本、二本、三本、四本·

今日北方生行，能擅演戲迷傳者，厥惟時慧寶一人而已，南方生行中擅長此劇者，有小達子，劉漢臣，林樹森數人。尤以林樹森為最著，客歲林伶組班出演更新之際，除老爺戲外，即以此戲迷傳為號召，頭本結構，具見巧思，二本有張文琴，彭慧齡等坤旦，助之生色，三本，四本，每況愈下，不堪卒觀，上圖即第三本中之片段，有冒牌醫生，滑稽少年，近於胡鬧矣。

·若萍·

劉全寶

春間來滬海上人士對之有白頭宮人聞話天寶之慨新華影業公司主人，借之攝寧武劇為一片，該劇為劉君傑作，留之銀，彌覺珍貴。

高警民小誌

高警民，初擅汪派鬚生，有結於一時，旋從王君諸名宿遊，改譚派，紅極一時，與黃桂秋合作最久，最近黃年老色衰，頗有暮氣，始忌與合作，最近將加入某劇壇云。



補片 補粉 補汁

寶青春

BIOZYGEN

夏天喜吃冷飲品
最容易生胃腸病
倘使常服寶青春
闔家老小保太平



上海新亞藥廠製造

藥房均售

冰淇淋。汽水。冰棒。酸梅湯。以及瓜菓等類。在這炎夏季節。可說是每一個人所喜悅。這種東西。不問牠本身清潔與否。總是少吃為妙。莫說體質虛弱和患有胃病之人。固非所宜。就是身體肥胖之人。體質必多濕氣。多吃冷食。一樣容易引起疾患。可是太陽如火傘般高擡。室內氣候。寒暑表高指百度。腦筋熱得發昏。周身汗流如注。在這時候。就是飲鴆。但求止渴。有了陰涼鮮甜的冷飲品。如何可以不吃。現在有個保健方法。冷飲品儘管多吃。只要常服「寶青春」。可以調整胃腸。預防胃腸疾患。潤腸通便。利濕祛暑。促進新陳代謝。開胃健飯。而且味極鮮美。新出補汁。可以調味沖湯。佐餐助食。所謂補品實用化。食物補品化。各大藥房。都有出售。愛吃冷飲品者。更宜注意及之。



T8